

俄國名劇叢刊

大學教授

安得烈夫原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俄國名劇叢刊・第十一冊・

安得烈夫原著

芳信譯

大學教授

(原名施托利伊茨基教授) 四幕悲劇

世界書局刊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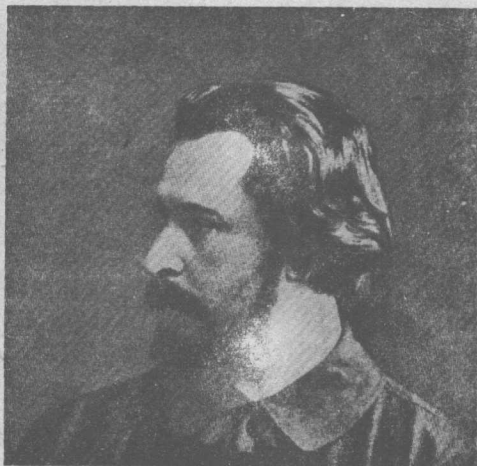
俄國
叢刊

大學教授

實價國幣八十元

外加運費

著	譯	發	出	發
者	者	行	版	行
安得烈夫	芳	陸高誼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安得烈夫

大學教授

人物

施托利伊茨恩·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 教授。

愛列娜·佩特諾芙娜 他的妻子。

伏羅底亞

他們的兒子。

薛爾格依

摩德斯特·佩特諾維乞 愛列娜的哥哥。

特烈瑪霍夫·潑拉可辟·厄夫瑟葉維乞 教授。

沙夫維乞·茄夫里伊爾·茄夫里伊洛維乞

露蒂蜜娜·帕芙洛芙娜 公爵小姐

瑪姆依金

杜恩耶 施托利伊茨恩的女僕。

費克露莎 摩德斯特的女廚子。

甘拉地 特烈瑪霍夫的聽差。

第一幕

（施托利伊茨恩教授——是一個瘦削的，高大的，骨格粗的，將近四十歲的人。他挺直身體，走路很快而且沒有聲音，他的姿態是自由而舒適的，可是在非常疲勞或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他就微微地屈背。無論是在他的黑色的，稀薄的，微微蓬起的頭髮上，或是在他的剪短的鬚鬚上，都沒有明顯地灰白。他那美麗的臉孔和頭的形狀使人想起湯姆斯·卡萊伊；他的顴骨下面有兩個黑色的深窩。——他平常穿一件鬆適的大禮服，帶一條沒有遮住製子的漿硬的翻領。施托利伊茨恩的外表，與其說溫和，倒不如說嚴峻；只有在他的談話和行為上，才表現出他的真正的性格。）

一個秋天的黃昏，大約七點鐘。當街的窗子掛着很重的織物的窗簾。教授書房中的空氣鬱悶，鈍滯，不流暢，就跟在一個洞裏一樣。到處都是書，好像圖書館泛濫了兩岸，使這個房間湧集起來；桌上放着原稿和校樣。一眼望去，就看出把書籍和紙張的紊亂的情形，加以系統化的拚命的努力，可是很少秩序。書架上沒有鎖匙；到處堆着破舊的報紙。地上鋪着一張黑色的地毯；牆上掛着裝在黑框裏的作家的畫相以及熟識的畫家贈送的畫幅。在一隻大書桌上，放着一盞有不透明的燈罩的台燈；靠近，有一個銅盤，上面放着一瓶開瓶的紅葡萄酒和兩隻玻璃盃。在一隻高腳的玻璃杯中，有一朵寂寞的玫瑰。傍邊，在一張靠近沙發的小桌子上，點着一盞電燈，爲了更要光亮起見，綠色的燈罩已拉掉

了。主人，施托利伊茨恩教授，身體不很舒服；特烈瑪霍夫正在小心地替施托利伊茨恩聽診和敲打。他是施托利伊茨恩的朋友，並且還是中學時代的同學，現在是陸軍軍醫學校的教授。特烈瑪霍夫穿着一件有將軍的肩章的醫學博士的制服；他是灰白頭髮而乾枯的人，有一個多皺紋的黃色的臉孔；他的語言和動作是斷續和吝嗇的。在他的瘦小而乾枯的鼻子上，戴着夾鼻眼鏡，這是特烈瑪霍夫開方子和上課的時候才用的；平時他總是低着頭，皺起他的前額朝他的眼鏡上面看。他比施托利伊茨恩稍微矮一點兒。摩德斯特很沉靜地坐在一張放在角落裏的安樂椅上；屏息呼吸，怕妨害診察，他擔心地注視着特烈瑪霍夫的不慌不忙的，嚴肅的動作。

現在，特烈瑪霍夫把病人的襯衫揭了起來，並且把他的耳朵放在那寬闊的，冷得打寒噤的背上。）

特烈瑪霍夫 呼吸。

施托利伊茨恩 這樣嗎？（持久地呼吸）

特烈瑪霍夫 好。夠啦。彎下去。再呼吸。好啦。現在把你的右手放到腦袋上去。

施托利伊茨恩 我不知道，怎麼樣？……是這樣嗎？噯，行了嗎？

特烈瑪霍夫 （在他的胸部上敲着）等一等。（再細心地聽）

施托利伊茨恩 （看着自己的身體）一個多壞的身體呀；皮膚蒼白，冰冷，而且沒有生氣！特烈

瑪霍夫，一個不好的身體啊？

特烈瑪霍夫 一個教授的身體。轉一個身吧。（在他的胸前敲着）

施托利伊茨恩 可是你已經敲過了……對不起，對不起，別敲了吧。其實，我跟馬一樣結實。我應當到路上去搬石頭，或是到「摩登」馬戲團去做拳術家。要不是我的心房……

特烈瑪霍夫 輕點兒。別鬧。

施托利伊茨恩 哦，輕點兒。摩德斯特，勞駕，我的朋友，請你從桌上拿一根煙捲兒給我。
摩德斯特 就拿來，很方便，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

特烈瑪霍夫 你不能等一等嗎？

施托利伊茨恩 噯，要是必要的話，我可以等的，不過……摩德斯特，他不讓我抽。謝謝你，好朋友。完了嗎？

特烈瑪霍夫 對啦。煙鬼，你抽吧。

施托利伊茨恩 衣服也可以穿了嗎？

特烈瑪霍夫 對啦，你穿好了。摩德斯特·佩特諾維乞跟他幫一個忙兒。

施托利伊茨恩 哦，不，不用。用不着，好朋友。我自己會穿。（從特烈瑪霍夫那邊轉過身去，

自己穿衣服。) 噯，特烈瑪霍夫，怎麼樣，——我還可以活下去嗎？

特烈瑪霍夫 (倒酒) 可以。

施托利伊茨恩 你是說老實話嗎？

特烈瑪霍夫 不說老實話說什麼？你不好騎腳踏車，你不好賣藝。得退出「摩登」馬戲團。貼出預告說，你不能再比拳了。

施托利伊茨恩 特烈瑪霍夫，你在開玩笑嗎？知道羅馬武士們的心房是怎麼樣的，這是挺有趣的事兒——對啦，對啦，也許是了不起的心房。可是，這簡直沒意思；我壓根兒不用你幫忙兒。你不過從外邊聽聽罷了，我可是從內部聽的，而且我要使你難過的是，特烈瑪霍夫：我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心房！

特烈瑪霍夫 這是主觀的感覺。你累了。

施托利伊茨恩 是的嗎？特烈瑪霍夫，你是一個滑稽家。

特烈瑪霍夫 到了四十歲左右，誰的心房都會衰弱的。幹嗎你要做這麼多工作，幹嗎你要抽這麼多的煙捲兒？

施托利伊茨恩 對啦，幹嗎？噯，我最好去對愛列娜說：我有的是主觀的感覺；她挺癡心

的，這個善良的人！

摩德斯特 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還是我把妹妹叫到這兒來吧？我去叫她。

施托利伊茨恩 不，摩德斯特，我自己去。等一等我，好朋友。我就回來。

（退場。特烈瑪霍夫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禮服下，在房裏來回地走，用憤怒的眼光斜看摩德斯特。他

再喝一杯酒，然後站在摩德斯特跟前，沉默地，注意地，從他的眼鏡上邊，看着他老大一回。）

摩德斯特 （膽怯地）怎麼樣，教授？……

特烈瑪霍夫 噯，不好，很不好。我們要當心他。

摩德斯特 可是，剛才你說這不是他主觀的……

特烈瑪霍夫 摩德斯特，佩特諾維乞，你自己才是「主觀」呢。我要跟你的妹妹談談，可是

你得這樣給她一個暗示說：你那不規矩的行動正是收手的時候了。你懂嗎？

摩德斯特 可是我怎麼樣去暗示她呢？

特烈瑪霍夫 這是你的事情。你是她的哥哥。正是收手的時候了。這兒不是豬窩，對啦！不

是豬窩。沙夫維乞又到這兒來了嗎？

摩德斯特 可是你替我設身處地想想看！……

特烈瑪霍夫 這樣的事情，我就不願意。我壓根兒不願意給誰設身處地想。我自己有我設身處地的地方。你冷眼瞧什麼呀？摩德斯特，你一用冷眼瞧的時候兒，我就受不了！

摩德斯特 可是，先生——

（施托利伊茨恩匆忙地登場。）

施托利伊茨恩 沙夫維乞在那兒，還有那個該死的作家，瑪姆依金也在那兒。一個什麼鬼名字，瑪姆依金。他們什麼時候來的，我就沒有聽見鈴響……哦，我真討厭他們倆！

特烈瑪霍夫 攆他們走得了。

施托利伊茨恩 哦，特烈瑪霍夫，你是一個道地的軍人。你可要上那兒去？難道回家了嗎？特烈瑪霍夫 我得走啦。有一個病人等着。

施托利伊茨恩 特烈瑪霍夫，老朋友，我還以為你耽一個黃昏呢。哦，對不起！也許你要喝點兒酒吧？你仍舊喜歡紅葡萄酒嗎？

特烈瑪霍夫 我本來高興坐一回兒……我就再耽半個鐘頭吧。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這真是怪事：你的頭髮壓根兒不白。

施托利伊茨恩 可是，鬍鬚伯伯，你自己卻老得一塌糊塗！特烈瑪霍夫，你多少年紀啦？我

記得你有三十歲了，可是你不止這個年紀。

特烈瑪霍夫 我們是同年的。對啦，我像狼似的灰白！……你的書銷路怎麼樣？

施托利伊茨恩 哦，我的朋友，好極了！我現在預備發行第五版。

特烈瑪霍夫 哦喘！

施托利伊茨恩 對啦，這是料不到的。噯，你的怎麼樣？

特烈瑪霍夫 我的？（從他的眼鏡上邊望）都擺在書架子上，還包着呢。

施托利伊茨恩 你這是什麼話！特烈瑪霍夫，這準是你的發行人不成！這是不行的。

特烈瑪霍夫 跟發行人沒有關係；書不好。

施托利伊茨恩 一本美妙的書，一本好極了的書！

特烈瑪霍夫 哦，得了吧，我不喜歡。聽着，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你得要放棄你的工

作，——對啦，對啦，老朋友，你得聽一聽我的話。幹嗎你要去講演呢？你不用講。成

功，男男女女的崇拜者，——固然是挺好的；可是一個人也得想想自己的身體。你不是

一個小夥子了。

摩德斯特 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 工作得太過份了，做得快要昏倒了。

施托利伊茨恩 可是，你也知道，我並不是爲了成功，也不是爲了女崇拜者，才這麼工作的。你怎麼說？

特烈瑪霍夫 噯——誰不喜歡成功呢！對啦，請你告訴我，近來你碰到什麼不好的事情嗎，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我以爲你的書不發賣了。

施托利伊茨恩 不好的事情？我想，沒有呀。摩德斯特，你上那兒去？

摩德斯特 上飯廳去。我馬上就回來。（退場）

施托利伊茨恩 他是一個多優雅的人啊！

（特烈瑪霍夫帶着顯然的懷疑沉默着，不確定地看着摩德斯特的後影。施托利伊茨恩笑。）

施托利伊茨恩 現在只有我們倆，我看見你的時候，我就要像一個和尙似地笑起來。特烈瑪霍夫，你不是跟平常一個樣兒嗎？

特烈瑪霍夫 可是你呢？你也應該改變改變纔是。難道生活還沒有教會你嗎？

施托利伊茨恩 （微笑）教的。可是這正是我所想要告訴你的話：我有好幾本書不見了。不知道是誰偷去的。前幾天，我在一家舊書舖裏，發現一本書，上面有我自己的藏書籤。

特烈瑪霍夫 （從他的眉毛下面看）教授，這是不好的。

施托利伊茨恩 真是挺不好的。問題不在書，雖然失掉的書沒有幾本，主要的倒是：有一個小偷兒藏在附近——而且是一個挺奇怪的小偷兒。這是一個可怕的感覺；使得每間屋子都好像降低了兩度溫度似的。特烈瑪霍夫，情形就是這麼的。

特烈瑪霍夫 你有藏書籤，你的書櫥上可不是沒有鑰匙嗎？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最好是對調一下子。我的書上雖然只有普通的號碼，可是我有鑰匙，所以一本也失不了。教授，這是不好的。你的女傭人認得字嗎？你疑心誰？

施托利伊茨恩 我家裏的杜恩耶不認識字……而且我什麼人也不疑心。特烈瑪霍夫，這一層你怎麼不懂呢：我就不願意疑心某人。有的人在發現一個小偷兒，逮住一個犯人，或是拆穿人家的撒謊的時候，感到痛快——可是這樣的人老使我奇怪。我只要碰見一個撒謊的人，我倒會覺得糊塗起來——倒會覺得窘急起來，因此，有時候我甚至幫他撒謊，甚至反對我自己。特烈瑪霍夫，這是糊塗。對不對？

特烈瑪霍夫（好奇地望著施托利伊茨恩）不，慢着；這是怪有趣的：那個祕書，你知道，就是替你打字的那個人，他還跟你在一塊兒嗎？

施托利伊茨恩 那可不用了，你要什麼就什麼，可是，看老天爺的份上，請你別疑心人家。

不作平常的思想和平常的工作，我却突然一變變成一個偵探，那已經夠受了……這種陰險的思想，聯想，猜疑！……吓，這是下賤，教授！

特烈瑪霍夫 你自己不用這麼幹。幹嗎要你呢？告訴警察，他們會派人來……

施托利伊茨恩 哦，得了吧！特烈瑪霍夫，請你原諒我，我有一點兒神經過敏，可是老激動我……使得我不舒服。喝一杯酒吧。我相信你喜歡這種酒。你剛才問我是不是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哦，每天都有事情發生，而且你跟我一樣知道！也許我弄得焦灼起來，脾氣大起來，可是我們俄羅斯生活中的挺卑賤的特徵，使我吃驚，使我非常麻木。萬分的粗暴，庸俗——這是兩個多麼討厭的字！——下流，吵鬧；那兒都顯拳頭，那兒都是拳頭；有時候用的是「孱頭」的方式，像那班人所想的那樣，最懦弱的方式，而多半是打鐵的方式！就拿昨兒來說吧：我的薛爾格依站在頭門口當中，這麼大聲嚷着：「喂，小杜兒呀，快給我拿套鞋來！」多粗鹵！——他從那兒學到這樣的說話？我就從來沒有叫過那小傢伙做「小薛兒呀」，可是他會站在那兒，高聲大嚷着「喂，小杜兒呀，趕快呀！」……要不然，就拿我的愛列娜來說吧：這個最和善的女人——你知道她——老是忙着慈善的事兒，可是我還不能教她對女傭人說「謝謝你」。她只是說“Merci”，不

知不覺就說出來了，可是她怎麼也不說「謝謝你」。到底，「謝謝你」有什麼難說？你想想看！

特烈瑪霍夫 要是你在這二十年裏頭教不了她，那一定是挺難的了。怎麼她擔起你的心來了？

（門輕輕地響了幾聲，摩德斯特登場，拿着一杯茶。）

施托利伊茨恩 是你嗎，摩德斯特！老兄，坐下來。——她向來都是耽着心的呢。

特烈瑪霍夫（站起）噯，我不知道。這是你自己的事；我自己的杜耶是夠多的了。那麼我走啦，華蘭廷·尼可拉葉維乞；可是，請你別激動了。

施托利伊茨恩（擁抱他）謝謝你，特烈瑪霍夫，老朋友。

特烈瑪霍夫 我知道我的忠告也許是無聊的，可是你得聽從它。今兒禮拜幾，禮拜五嗎？我過一個禮拜來；我們來談一談——老兄，再會吧！不用送；我要去瞧一瞧愛列娜·佩特諾芙娜呢。摩德斯特·佩特諾維乞，再會！（退場）

摩德斯特 一個死板的人，一個接近不了的人。他們送我到監牢去的時候，那些法官就是這一個樣兒。